

# 中西宗教对人性的认识

郭 文

(阿坝师专中文系, 四川 汶川 623000)

**摘 要** 本文是中西宗教思想比较研究中的一部分。文章分别介绍了儒家、道家、道教、佛教和基督教对人性的认识,并比较了它们之间的异同。

**关键词** 人性论 仁义本性 自然本性 质朴之性 佛性 被造之物 比较

**中图分类号** B920 **文献标识码** A **文章编号** 1008-4142(2002)01-071-06

## Sino-occidental Religions' Cognitions of Humanity

Guo Wen

**Abstracts:** This paper is a part of the research on Sino-occidental religious thoughts. Confucian, Taoist, Buddhist, and Christian cognitions of Humanity are expounded respectively, and dissimilarities among them compared in this paper.

**Key Words:** Humanity, humane nature, natural humanity, nature of simplicity, Buddhist nature, things created, comparison

### 一、儒家:仁义本性

人性论一直是儒家思想史上重点关注和探讨的问题。

中国古代思想家中,第一个提出人性理论的是孔子。他说:“性相近也,习相远也。”(《论语·阳货》)这里的性,一般认为就是指人性。意思是说,人的先天本性是相似的,但后天所受影响不同、习得不同,故在行为上有善恶之别。

孔子并没有对人性展开进一步论证,他所说的人性是什么,后代多有争议。但孔子奠定了儒家人性论的基础,这就是:第一,人性是相近的,没有圣人凡人的区别;第二,注重后天的“习”的重要性,通过自身努力,人人都可成为圣人。

《中庸》试图将天命和人性结合起来,提出:“天命之谓性,率性之谓道,修道之谓教。”意思是,上天赋予人的就是性,遵循本性的自然发展就是道,将道德修明并广布天下就是教化。

孟子是儒家中第一个系统论述人性问题的人。首先,他认为人性是人所特有的。当时有一位思想家名叫告子,他认为“生之谓性”、“食色之谓性”,即人性就是自然的情欲。孟子反驳说,自然情欲是人与禽兽所共有的,虽然人与动物一样有获取食物和满足性欲的需要,但不能说人性就与禽兽之性相同。

收稿日期:2001-11-19

\* 本文为阿坝师专科研资助项目。

作者简介:郭文(1966—),男,四川马尔康县人,阿坝师专中文系讲师

人性是什么呢?孟子认为就是在每个人内心存在的“仁、义、礼、智”。他说:“恻隐之心,人皆有之;羞恶之心,人皆有之;恭敬之心,人皆有之;是非之心,人皆有之。恻隐之心,仁也;羞恶之心,义也;恭敬之心,礼也;是非之心,智也。仁义礼智,非由外铄我也,我固有之也。”(《孟子·告子上》)仁义礼智,是人的心中本身就有的,并不是本来没有勉强练成的,这就是人与禽兽的区别。

从孟子对人性的定义来看,他认为人性是善的。但为什么在社会生活中却有的人表现为善,有的人却无恶不作呢?孟子认为,后天的教养是非常重要的:“人之有道也,饱食暖衣,逸居而无教,则近于禽兽。”(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)人和禽兽区别本来不多,“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,庶民去之,君子存之”(《孟子·离娄下》),就是说,作为区别人和禽兽标志的人性,君子能够保存下来,所以能成为君子,一般的人随意抛弃,因此品行不端。

孟子的目的是要人们注意保存自己先天的善行,并注意后天的修养。儒家对人性的认识在《三字经》里概括得很好:“人之初,性本善。性相近,习相远。苟不教,性乃迁。”

先秦的荀子与孔孟一样,主张人性是天生的,但不同的是他认为人性在本质上是恶的。人性“生而好利”,有趋利避恶的本能,故不讲忠信,有声色犬马之欲望,故忘记礼义。所以“从人之性,顺人之情,必出于争夺”(《荀子·性恶》)他将社会中产生的争夺、残杀、淫乱等现象,均归之于人性恶。

荀子性恶说的宗旨在于,承认人性天生是恶的,让人们通过后天的努力来抑制邪恶。

到了宋明时代,理学兴起,理学家认为先秦儒家对人性简单的善恶划分,不能解释复杂的人性现象。儒家人性论进一步发展,达到最高峰。

总的来说,理学家大多认为,第一,人性来自于天:“人受于天则为性”(张载《语录中》)。天性授之于物,则为物性;授之于人,则为人性。天性决定人性,人性是天性的反映。

第二,人性有两种:一种是“天地之性”,亦称“义理之性”,一种是气质之性,有时也简称气质。它们的本原都是气,当气处于形而上的状态时,就是“天地之性”,一种至善至纯之性,它是人与物在形成之前的共同本性,但气要通过形而下的具体物质表现出来,在形成人后,就有了气质之性,就是生理本能,求生存的本性,“攻取之性”、“饮食男女之性”。气质之性有纯与不纯、善与不善之别。天地之性不可改变,而气质之性因人而异。

理学家也有将这两种人性表述为理与气的。如朱熹认为,形而上的天地之性是天理充塞其间,是至善的,形而下的气质之性由于气的清浊禀赋不同而有善恶之别。

无论哪家哪派,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就是都认为后天的习得是非常重要的,无论是恶的形成,还是让人弃恶从善,都与“习”分不开。

## 二、道家:自然本性

道家不承认仁义是人性,也不认为情欲是人性,相反,仁义和情欲都是乱性的。

道家认为道是世界的本原,也是人性的决定者。老子说:“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。”以此而论,人性与道相通,应该是自然朴素的。所谓“道生之,德畜之”:事物因得道才能成为事物,言其所得,便叫德。人性也是道所生的,得宇宙的本根“自然”,所以人性中既无仁义,也无情欲。

老子认为,真正的人性应该是无知、无欲、无争、无为,抱朴守素,谦下柔弱,“复归于婴儿”的状态。有时,他又称这种状态为“抱一”。老子说:“圣人抱一为天下式。不自见,故明;不自是,故彰;不自伐,故有功;不自矜,故长。”(《老子》二十二章)意思是圣人坚守原则为天下的典范,不自我表扬,反而显明;不自以为是,反而彰显;不自我夸耀,反而见功;不自我矜恃,反而久长。

虽然老子并没有明确地指出到底什么是人性,但我们从他描绘的人性的状态,可以反观其人性

的自然本质。

庄子的人性思想继承了老子的“道生之,德畜之”的观念,他以“德”来表示“性”。

《应帝王》中有一则故事,说是中央的帝神名叫混沌,南海帝神和北海帝神常到他家作客。中央帝神待他们十分殷勤,两人都非常感动,想为中央帝神做点好事,以图报答。他们商量说:“混沌真可怜,人人都有耳目口鼻七窍,可以看物、听音、吃饭、呼吸,就他一个人没有。咱哥俩就帮他凿出来吧,也算尽一尽朋友之义。”于是,他俩就每天帮混沌凿出一窍来,结果到第七天上混沌就被弄死了。混沌无窍就是他的“自然”,而一旦抛弃自然,试图人为,就是死路一条。人性也是一样,是自然之性,应该扬弃那些不自然的东西,达到“堕肢体,黜聪明,离形去智,同于大通”,即“天地与我并生,而万物与我为一”的境界。

道家的人性论,也可以说是无善恶论,因为道家认为人性是自然的,要求人放弃一切欲望,忘记所有知识,抛开人世功名,做到“不知说生,不知恶死”(《庄子·大宗师》)。既已离开社会,既已物我皆忘,既已生死不知,何来善恶?

### 三、道教:质朴之性

道教的人性论脱胎于道家。与道家相同,道教也很少专门论述人性问题,但从他们对性情修养所达到的境界的描绘中,我们可以反观道教对人性的认识。

“返朴归真”是道教的重要教理,也是修道的至高境界。朴,在《老子》一书中,指的就是道,朴即是真,即是自然之道的本来面貌。晋时著名道士葛洪自号“抱朴子”,即取抱元守一之意。由此可知,所谓返朴归真,就是回归自然之天性。自然之道是朴实无伪的,所以修道就是要人的品德与道的品德保持一致。

道教所理解的人性无外乎老子所说的“道生之,德畜之”。物质世界和众生都是道的彰显,人性也不例外。唐代的潘师正说,“一切有形皆含道性”,就是这个意思。人性、众生之性,与道的规范没有任何抵触,道不是强加在人身上的规范,人身上也没有与道相悖的本性。

道教的“一切有形皆含道性”是化用了佛教的“一切众生,皆有佛性”的原理。这个道性就是人性,也是人身上的善根。与道家认为人性无善恶不同,道教吸收了儒家和佛家的思想,认为人性总体上是好的,而且要求信徒们发扬本性中善的一面。如《劝善书》中说:“欲求仙者,当以忠孝、和顺、仁信为本”,否则再化多大的功夫都无济于事。

虽然人性源于道,但如果不加修习,它也不会自动返朴归真。因为人身上还有情和欲这些由外物引起的各种欲念,人在追求情欲的满足过程中,会生出取舍、好恶、是非、美丑之心,从而为外物所制,所以就需要养性修命。

所谓养性,就是要保持心神虚静,即:“在物而心不染,处动而神不乱,无事而不为,无时而不寂”,意思是身处变动不已的物质世界中,但物我两忘,无为而无不为。而修命则是追求长视久生之道:人是一气所化,气本来合于道的,但既化生为人,就与道有了距离,若不知归真之途,则人就与物流转,超越不了生死。道教认为归真之途在于炼精化气,炼气化神,炼神还虚,从而与道合一。

### 四、佛教:人性即佛性

佛教对人性的认识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。

按照原始佛教十二因缘的理论,人是由于前世的无明,听凭本能驱使,造下业力,才转生此世的,因此一出娘胎就含有贪、痴的本性,只有通过严格的修行,才能荡尽心魔,实现解脱。在《杂阿含经》中,释迦牟尼曾经将“无因无缘,众生清静”的理论斥为“邪见”。

到了部派佛教时期,佛教中主张革新教义的大众部系统,提出了“心性本净”说。他们认为,人

心本来是清净的,由于后天的贪爱情欲才遭到污染,通过修行,可以把污染清除,还人清净本性。

大众部的观点在佛教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因为原始佛教主张人性邪恶,必须严格地持戒修行,能否解脱不仅仅取决于今生,而佛性只有佛陀才有,佛教徒要成佛根本没有可能。大众部的观点显然肯定了人性是善的,有利于吸引广大普通人接受和信仰佛教。到了大乘佛教中,更进一步宣扬“一切众生,皆有佛性”、“皆能成佛”,还简化修行方法,将解脱期限大大提前。

佛教进入中国后,佛性说得到大大的发展。针对众生有无佛性,众生佛性是本来就有的,还是经修行而具,佛性是什么等问题进行过长达数百年的争论。魏晋以降,众生佛性本有的主张,在中国几乎成为定论。佛性属每个人的自家宝藏。就象一个贫家女子,家中地底藏有黄金百万,却毫不自知,每天衣衫蓝缕、乞饭度日,一旦将自家宝藏发掘出来,立即变成巨富。但是对佛性的性质,中国各派观点不尽相同,下观简单介绍最有中国特色的天台宗、华严宗和禅宗的观点。

天台宗将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推进一步,认为连无意识无情感的草木瓦石都有佛性。但天台宗最突出的还是认为佛性中善恶兼具。在印度和中国的传统认识中,佛性被定义为善的,而天台宗认为,佛与资质最低的一类人一样,其性中有善有恶,有纯净有龌龊。这样就填平了佛圣与凡人之间的界限,所谓佛性与人性没有任何不同。凡人与佛在性具上没有差别:凡人性中有恶,以恶来满足种种欲望,但断不了善根;佛的性中也有恶,但以修善为最大满足,断尽恶念。正是因为性中有善有恶,修行才更具有必要性。

华严宗认为,一切众生无不完全具有如来智慧。佛性有如泥土,一切砖瓦均由泥作,虽砖瓦形状千差万别,但泥土之体是一样的。华严宗认为佛性纯善,众生与佛一样,本质上都是清净圆明的,但为什么众生却在行为上生出种种恶来呢?原因在于种种妄念,从而产生四圣六凡、大千世界之种种迷幻来。所以修行就是“离妄还源”,断除心中妄念,明白众生即佛的道理。

禅宗认为佛性就是恒常清净的真如本性,是众生本有的,也就是人的本心、本性。所以“即心即佛”,佛性不在人的本性外,人不可离开自身去求佛,见性即可成佛。既然众生心性清静,且生而平等,为什么世上有凡圣差别?既然心即是佛,离心别无佛,但为什么并非人人可以随时成佛?原因在于众生执著于身外世界的种种幻景,横生妄念,未必都能明了此心即佛、见性成佛的道理。

### 五、基督教:被造之物

基督教在谈到人时,常爱说人是“罪人”,因此人们爱将基督教的人性论归之于“性恶”论。其实,从基督教的教义来看,人是上帝的造物,怎么可能从本性上一开始就不好呢?上帝的本质决定了上帝所原创的都是好的。

实际上,基督教认为人性在本原上是好的。人是上帝的造物,而且是上帝“按照自己的形象”创造的。在关于灵魂一节,我们已经谈到,所谓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,是人的理性、心智、自由意志、道德观念等,而不是人的身体,这也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。也就是说,人性来自上帝,一开始就具有超越性,是善的美的,反映着上帝的一些性质,而且上帝赋予人以管理万物的特权,也说明了这一点。

人的身体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吗?显然不是,因为上帝是一种精神存在,没有物质化的形象。正是因为身体并非按上帝的形象所造,所以,人就有许多动物性的东西——肉体所具有的感性本能和欲望。

中世纪时托马斯·阿奎那的观点,最有代表性,后来也成为教会官方理论。阿奎那认为,人性包括三个方面,一是自然欲求,二是感性欲望,这两者都是人与动物共有的,是肉体存在的共性;第三,人性中还有理性和意志,它们所欲求的是普遍的真理和最高的善,这是人能够与上帝相通的根据。

所以,基督教的人性论也可以用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来说明,只是中国儒家所说的“性本善”指人性本质是善的,种种不良行为不过如污垢蒙蔽了珠玉,虽然肮脏却不改其质;基督教的“性本善”是指人本来是善的。

那么,人为什么又变成了“罪人”呢?主要是因为第一,人有感官欲望,使人产生虚荣和骄傲之心;第二,上帝给了人自由意志,使人有能力决定自己的行为,但是人却不会运用。在伊甸园里,上帝对人说,不可吃智慧树上的果子,否则会死;而魔鬼则对人说,吃了果子会变得识善恶、辨真伪,与上帝一样聪明。听谁的呢?选择权在人自己。人滥用了自己的自由意志,误解了自由的含义,妄想达到与上帝同等的高度,作出了违反理性的选择,因此犯下了原罪。正如奥古斯丁所说:“人想离弃那本为灵魂所唯一依附的上帝,而以自我为人生之原。这是因为人类太爱他自己了。”

关于人这种妄图达到与上帝一样高度的骄傲之心,自我神化之欲,《圣经》中“巴别塔”的故事,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人类修建的象征骄傲的塔,直达云霄,引起上帝的不安,于是变乱了人类的语言,使修塔的人们互相无法沟通,工程由此停止下来。

总之,人类错用了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反对上帝,从而破坏了与上帝的关系,导致了上帝的形象从人性中消失。人类听凭邪恶泛滥,将上帝创造的世界变成了地狱。

象奥古斯丁、马丁·路德、加尔文等人,都持这种观点。他们认为,自从亚当和夏娃犯下原罪后,人类就完全失去了上帝最初赋予人的优良品质,人性被完全破坏,只有行恶的自由,自己无力从善,只能靠基督的救赎。

但是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·阿奎那等人则觉得,问题并没有这么严重,“上帝的形象”只是受到了一定的毁损。人类失去的只是认识上帝的奥秘、领悟上帝的意旨从而得到永生的能力,而理性、心智等能力并未失去,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内认识上帝。但仅靠理性、心智能力不能得救,还需要上帝通过教会施行恩宠。

无论哪种说法,都有一个共同点,人性最初是好的,但在人类犯下原罪后,就发生了质变,人性不同于上帝的原初创造。马丁·路德说:“福音的唯一用意,是把上帝的形象恢复。”《圣经》中谈到新人、新创造时说,人应恢复到原有的形象,恢复到与上帝的应有的关系。

## 六、比较

对人的性质的认识是宗教的基本命题之一。儒释道与基督教的人性论既有相似之处,又有很大的不同。

### (一)、关于人与众生万物的关系

人是一个生命体,在自然中,还有无数有生命的众生存在,人与它们有无本质上的区别?人与它们的关系是什么样的?儒释道与基督教都作出了自己各自不同的回答。

儒家和基督教都认为,人是宇宙的精华,人与自然界的其他动物的根本不同在于人有人性。儒家说,“仁义礼智”四端,乃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,没有这种内在区别,仅仅是自然的“食色”之性,人就与禽兽无异。基督教则将人看成上帝所造的最高精灵,赋予人掌管万物的权力。上帝之所以创造自然和人类历史,目的还是为了完成对人的救赎,无论是在自然中,还是在历史中,人都是处于中心地位,是万物的主宰。

道家、道教和佛教则认为人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,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,与其它众生区别不大。道家认为人与万物一样,都是道之所生,而人与万物相比,反而有更多的缺点,就是容易受社会蒙蔽、迷失本性,因此人的最好归宿是回归于与天地并生、与万物为一的自然大循环之中。道教与之类似,“一切有形皆含道性”,那么人与万物没有什么区别,道教与道家的区别只是在于爱生恶死,



想在自然之中长视久生。佛教宣扬众生皆有佛性,见性即可成佛,也是将人与众生的界限消弥于无形。

## (二)、关于人性的善恶

从整体倾向来说,儒释道主张人性是善的,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。除了少数人(如荀子)、个别宗派(如佛教天台宗)主张人类的邪恶来自本性中的恶以外,大多数人都认为邪恶是后天习得的。儒家认为是受环境影响,道家认为是被社会异化,道教认为是由外物引起情欲所致,佛教则认为是执著于身外世界的幻景而产生贪痴种种妄念。

基督教主张人性是恶的,这也是西方文化的传统。但对基督教所说的人性恶必须历史地看,否则会对基督教产生误会:怎么上帝造出这么坏的东西来?如果说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,岂不是意味着上帝的形象本身就不怎么样?

基督教认为人性在初创时是好的,之所以变坏,不是上帝,而是人类自己,这叫人性的堕落。上帝创造人类时,给了人类以自由意志,这是非常大的恩典,而人却在骄傲、狂妄的肉体欲望支配下,将它用来反对上帝,忘恩负义。

对比中西方的人性论,我们发现儒释道认为人性是不可改变的:污泥中的明珠始终是明珠,不因蒙垢而改其质,只是能否彰显本来面目而已;而基督教认为,人性是一个历史过程,可以改变的:人性在原初是善的,犯下原罪后,变成了恶,当上帝完成救赎后,又将复归于善。

## (三)、关于人性所能达到的高度

人性具有非常高的品质,这是儒释道和基督教共有的认识,但能高到什么程度,却有所区别。

在儒家看来,圣凡无别,任何人都可以成尧舜,道家与之相类,认为人人都可以成真。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境地,是因为人人都有“义理之性”,人人都有“自然之性”,人人在本质上都是圣人和真人。

佛教和道教干脆将人性定义为“佛性”和“道性”,一切众生皆有佛性,一切众生皆有道性,故一切众生都能修佛成佛,修道得道。

基督教则不同,人是上帝的造物,只是与上帝的形象具有相似性,就如原版与复制品一般,复制品不可能达到原版般的完美。人性中有神性,人性能够通向神性,但是,人性永远不可能达到神性的高度。基督教强调人的有限性,如果人试图超越他的有限性,建立他的独立自主时,就是骄傲自大,妄图与上帝一比高低,结果就是犯罪。如同亚当夏娃偷尝禁果,如同那座没能完成的巴别塔,成为人类挑战上帝的罪证。

由于人性的至善,所以,在中国儒释道中,提倡人人皆可成为圣人,人人皆可成为佛,人人皆可成为神仙,但在基督教中,却不能说人人皆可成为上帝,人人皆可成为基督(耶稣不是由人转化的圣人,而是上帝之子,人们可以学习和摹仿耶稣的行为,但永远不能成为耶稣),因为人性永远无法达到神性的完美。基督教也要求信徒们明确作为人的有限性,不要把自己的善行当做超凡入圣的资本,正如耶稣所说:“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,只当说,我们是无用的仆人。”